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陸咢

禮記集說卷九十一

宋 衛湜 撰

樂記第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藝文志云黄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周衰禮壞其

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

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竇公是也案别録

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

在劉向前矣至向作别録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

與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

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鄭氏曰宫商角徴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

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孔氏曰自此至王道備矣一節論樂本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

之然也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則形見於悲慼之聲心若感於福慶則形見於歡樂之聲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鄭註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者極濁為宮極清為羽五聲以清

濁相次五聲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曰聲然則初發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為初音為中樂為末也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引易文言證同聲相應之義引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文證同聲不得為樂也云方猶文章者凡畫青黄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似之也案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無兵舞鄭彼註干舞者兵舞但經云干戚用戚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故註引樂師益以兵舞解經之干戚也引詩邶風者證羽舞是翟舞也

張氏曰夫樂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樂樂聲從心而生一是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物有外境外有善惡来觸於心則應觸而動故云物使之然比音言五音雖雜猶未足為樂後須次比器之音及文武所執之物共相諧會乃是由音得名為樂武陰文

陽故所執有輕重之異唐張守節篇內同

延平周氏曰音之所以起者以心心之所以動者以物無心則無物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今夫由心以感物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宮而徵應而以異

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而生聲聲動而生音語樂則未也比音而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具而樂成焉是豈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有以盡性術之變與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

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六律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必寓於政音之終也　又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

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成故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則成文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此始與成之辨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音雖闢於外其原生於人心而已揚子所謂言心聲是矣音之所由生者陽作之也故以起言之音雖一也起於心者則不一故以凡言之人心之靜性自然也及其動也物使然耳莊子所謂有物採之而出是矣為物所使而動則心與物感故也故

曰感於物而動心靜則藏於默心動則發於言故形於聲藏於隱而作於顯者聲也故以形言之有聲矣或唱或和則相應無常也宫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音既雜比則節奏而可聽人斯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故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樂也以人樂之故謂之樂先干戚而後羽旄者舞之序也與書言乃武乃文明堂位先言舞大武而後言

舞大夏者亦此之意此變成方則言歌之音後聲成文則言詩之音

延平黄氏曰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於外物也外物為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柷與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於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聲相應而變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

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裳

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心動於中然後發於口而形於聲故凡同聲者皆相應也變而使之雜則清濁相錯高下相足而成其文故曰變成方謂之音東西曰經南北曰緯有經有緯文之象也比音而樂之聲也干戚羽旄容也有聲有容樂之所以成也

山陰陸氏曰音八音也雖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焉不

得謂之樂故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慶源輔氏曰樂非外事也我固有之故首篇數言音之起於人心以曉人聲相應則自然高下之不同故云生變聖人因其變而品節之以五音使高下清濁雜然而可聽故云變成方謂之音樂始於聲成於舞故於首發之

廬陵胡氏曰聲感物而生者也變何自而生哉聲之感者主於一而聲之應者從以五則清濁之不齊高

下之不類變由是而生矣宮之應者徵也而不止於徵商之應者羽也而不止於羽宮倡而徵商角羽迭應以變商倡而羽角宮徵迭應以變以其應之隨聲者推之則其變有不勝窮者矣此聲相應故生變也羽角及商之聲則變而為金石為革木宮及徵之聲則變而為絲竹為匏土自其方之不同則回旋以相參合其方之所向則曲折以相和聲不因乎應則不能以自變變不成乎方則不足以為音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鄭氏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寛綽貌發猶揚也粗麄也

孔氏曰此經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

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比音而生本猶初也物
外境也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心既由於
外境而變故有下六事之不同若外境痛苦則其心
哀哀感在心故其聲踧急而速殺也若外境所善心
必歡樂歡樂在心故其聲必隨而寛緩也若外境會
心心必喜恱喜恱在心故其聲必隨而發揚放散但
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恱左傳云喜生於好是
喜與樂别也若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

聲粗以猛厲也若外境見所尊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直謂不邪廉廉隅也若愛情在心則聲和柔和和調也柔軟也人生而靜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觸此六事必隨觸而動故知非本性也案庾氏曰隨其所感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後為聲故鄭註云人聲在所見也

張氏曰六事隨見而動非關本性聖人在上制正禮

以防之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

横渠張氏曰古樂不可見蓋為後人求之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但以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而得之樂之意盡於是詩止言志歌但永其言而已永轉其聲令人可聽耳今學者亦以轉聲不變字為善歌既長言之要入於律則知音者察之知此聲入得何律錯綜以成文矣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也後之樂反以求哀為工故晉平公曰

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感人不善之心歌也者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其聲之上下有此聲則有此心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所求乎知變樂之道盡於此樂所以養人中和之性以其無嘽緩噍殺之聲太噍殺則聽之使人悲哀太嘽緩則聽之使人怠惰惟雅樂則聲音中正故可以養人和平此鄭衛之聲古人所以切禁蓋移人者莫甚焉茍未成性皆能移之不然夫子何以之

戒顔回也鄭衛之聲使人忘倦樂聽魏文侯當時賢君也尚曰聽古樂則欲臥聽鄭衛之聲則忘倦蓋鄭衛之音悲哀則令人意思留連光景其音正與心合故樂聽也靡靡者亦類此聲故古人以御瞽幾聲之上下使之不至於噍殺不至於嘽緩惟是中正既作此聲又語之以義不聞其音即聞其意未嘗須臾不在理義此所以雅樂之能養仁義今日意思正惟日日講及義理則心乃常存也其始則心要合音終久

復要音養人心也大槩外物未必能動人動人惟聲為切

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必託乎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後動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者也攝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則性也君子不謂之情離靜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為和則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故何哉人函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

以情變聲以心變其哀心感者未始不戚戚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未始不蕩蕩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多眈於陽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眈於陰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内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康愛心感者内諧而外順故聲必和以柔則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易簡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流散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

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凡此六者非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其情而已乃若其情則能慎其所以感之窮人心之本知六者之變使姦聲不留聰明淫樂不接心術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則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而治道舉矣若不知慎所以感

之則彼必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作亂之事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知詐愚以勇苦怯窮人欲滅天理者矣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不尤難哉樂書

嚴陵方氏曰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此六者之別也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紓而

不廹葢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葢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疏而不精厲則危而不安葢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葢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葢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靜者天之性動者人之情無所感則靜有所感則動六者感於物而後動故曰非性也

延平黄氏曰樂生於夷曠故其聲嘽以緩喜生於愜

適故其聲發以散哀則抑故噍以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聲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其聲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靜矣無六者之動言性則合矣無六者之别物能動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物物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為之謹焉聲之所出則有樂以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禮以道之其得喪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姦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禮樂以治

其內刑政以治其外其名有四其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寔一也

山陰陸氏曰其所以感民者苟為不慎雖有韶頀使䕫為之不能諧也

慶源輔氏曰噍殺急促而微細急促故微細也外境可哀故心之哀應之是我心本無哀也因彼之哀而哀之耳故曰哀心感下準此人心憂愁則揫斂喜樂則舒散然喜是樂之初樂是喜之終始則發散終則

舒緩自然之勢也厲謂慎厲廉近乎方故曰敬義體用也愛心如母之於子是也先王知此則知樂之本矣慎謂一嚬一笑不敢妄形一話一言不敢妄發

延平周氏曰哀樂喜怒敬愛皆天性也感而形於聲亦天性然也以是六者謂非性誤矣

金華應氏曰靜者天之性具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動者人之情形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氏曰極至也同民心而出治道此其所謂至也

孔氏曰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正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也禮樂刑政是防慎所感之具政法律也正禮教道其志正樂諧和其聲法律齊一其行刑辟防其凶姦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人心所觸六事不同聖人用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案賀氏曰雖有禮樂刑

政之殊及其撿情歸正至理一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夫姦聲感人而滛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先王必慎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内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慎所以感之之術也

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偽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泆作亂之事慎所以感之之效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而以禮樂刑政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為之節而以禮樂刑政備治道蓋相為終始故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心有所之則不能無壅故於志言道情有所發則不能無乖故於聲言和成德者欲確乎不可拔故於行言一在外者宜正其所自故於姦言防

離言之則先政而後刑先後之序也合言之則先刑而後政終始之序也民心由四者而同治道由四者而出

馬氏曰道有達而治之之意也蓋禮所以節於内有以節於内則在下者無覬覦之心矣易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樂所以和其心能和其心然後能和其聲不言和其心者聲和則心和可知矣蓋有禮以道其志則必有樂以和其聲此内外之辨也政者所

以約之於外而行亦自外作故政以一其行有禮以道其志有樂以和其聲有政以一其行而竒衺不能無也故又為刑以防其姦盖刑者所以待其有不帥也故禮樂刑政其體雖不同而其極則一也所謂其極一者皆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言治道因之以出

山陰陸氏曰風出於德性雅出於政事故魏褊曹奢其風雖不同而雅則常一也春秋傳曰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焉禮樂刑政所以同之此四者葢出於民而還以治民

廬陵胡氏曰極中也禮樂刑政合乎民心是謂中

慶源輔氏曰制於外所以順行於內養其心所以和易其聲禮樂交相養也政者正也一於正而已不正則有刑以俟之民心本同隨所感而異而禮樂刑政所以反其同也為治之道無越於此

盱江李氏曰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以是言之樂刑政非禮者乎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聖人養其樂之本如此夫音由心生心由物動苟不謹其所感使放辟邪侈日作於外非心妄念日動於中則發之音聲其將若何故感

者在心感之者在物先王所以謹其感之者豈有他道哉制禮以道其志而使不放作樂以和其聲而使不乖政以一其行而不使之雜刑以防其姦而不使之犯禮樂刑政其用雖異然究其終窮則未始異也志者心之所之聲者心之所發行者心之形也姦者心之賊也四者既謹則民心同入於善而治道由是而出故曰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養其本者如是則心之發於聲有不得其所者哉

延平黄氏說見前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鄭氏曰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

孔氏曰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為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也人君政教善惡感動於心故

形於聲上文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是也聲成文謂之音則上文變成方謂之音是也聲之清濁雜比成文乃謂之音此云音不云樂者樂以音為本變動由於音又下文言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不云樂也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由君政和美而人心安樂故也亂世樂音怨恨而恚怒由君政乖辟而人心怨怒故也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由其人困苦哀思故也治世亂世云世亡國不云世

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治世亂世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無復有政也

張氏曰人心即君上心也樂音善惡由君上心之所好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情君之情也中猶心也心既感物而動故形見於聲也政和則聲音安樂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黄氏曰正義解云清濁雜比為成文今詳之非其義也斯蓋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單出未能成文成

文則聲成章句之辭理義明白可以為樂文理也謂之音者取章成章句成句五聲可比八音和諧為樂之本者也故聲成文者言合理也以其頌美刺謠章句合理為成文矣儻但取清濁雜比則常言俗語鳥獸之聲咸有清濁雜比豈可謂之成文者哉

濂溪周氏曰樂者本乎政者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長樂陳氏曰心以感物而動為情情以因動而形為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耶盖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與自繼代以論世未嘗

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言樂者音之所由生繼之以六者之聲言宮商角徵羽繼之以五者之音何也曰聲以單出為名音以雜比為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雖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而雜比雖聲也亦可謂之音此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

形於聲者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樂書

延平黄氏曰怒有以責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責之思其治者而已下泉之詩是也怨有以親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親之哀其亡者而已黍離之詩是也政

有得失則於物有善惡物有善惡則於情有喜怒情有喜怒則於聲有美刺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嚴陵方氏曰安以樂者安其居樂其業也怨以怒者其心怨其氣怒也哀以思者哀於今思於古也人安而樂由世之治世治由政之和和者相順而理之謂人怨而怒者由世之亂世亂由政之乖乖者相悖而逆之謂人哀而思者由國之亡國亡由民之困困者不能自立之謂且政和則其音安樂政乖則其音怨

怒此聲音之道所以與政通也

馬氏曰上言變成方謂之音而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其寔一也哀者哀其將亡而思者思其已存之際

慶源輔氏曰安謂不知其所以然樂則驩虞不足以盡之矣怨怒猶有所屬哀思則倀倀然矣人樂則思慮省哀則思慮多通上下只一理

山陰陸氏曰讀鳧鷖既醉之詩則安以樂可知讀君子偕老之詩則怨以怒可知讀黍離揚之水諸詩則

哀以思可知審樂知政盖知本之論與

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壊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五者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五聲之殊所主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為君也商屬金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之貴重也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清濁中民比君臣為劣比事物為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火用五十四絲聲清故為事羽屬水

用四十八絲最處末所以羽為物也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壊亂則五音之響無㓻敗矣宫音亂則其聲放散由其君驕溢故也商音亂則其聲欹邪不正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壊故也角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徵音亂則其聲哀苦由徭役不休民事勤勞故也羽音亂則其聲傾危由君賦重民貧乏故也迭互也陵越也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滅絶也無日言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

崔氏曰五音之次以宫最濁自宫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是金金以决斷猶臣事君亦以義斷為賢也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宫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壞則物傾邪也角聲所以亂者

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也危者聲不安也羽聲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偏據一亂未足以滅亡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

延平周氏曰還相為宮而不相亂則其音和相陵謂聲不依永也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

之始五聲未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始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宫商角徵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先立黄鍾以本之黄鍾之管九寸觸類而長之數多者上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一下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宫宫聲最大

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宫數損一而下生徵徵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商聲則濁而下次於宫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聲一清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宫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宫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宫者音之主蓋商非宫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為臣角非宫則失其所治不足

以為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為不足以為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為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亦猶是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寔也寔治則聲從而治寔亂則聲從而亂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

隱愛人之意也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為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而節之之意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宮為君者周覆而以宅人者也商為臣者臣為商度者也角為民者民可制也不知所以制之則善觸人者也徵為事者事於徵則有徵也羽為物者物則有實用亦可以為飾故也怙如沾滯如滯由是而成除故也滅亡無日滅則人滅之也亡則自亡而已

山陰陸氏曰荒其君驕之兆也陂其官壞之證也怨是以憂勤是以哀危兆於匱亦危所以匱也凡樂唯宮為大故宮亂則荒若商亂角亂則壞則憂而已

延平黄氏曰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慶源輔氏曰大而不治曰荒荒不治也陂不正也變

臣言官者主有職者言之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憂

與哀噍殺之意也危則欲絶矣嵇康之制慢商者其是之謂乎商慢則臣陵乎君矣

講義曰人君知音之理實與政通則不敢驕傲怠忽而臣民事物之理亦從而得矣盖治生於敬而失於慢方慢之初疑若未至於亂亡及其漸也則已不可収拾古之人君所以務敬不使慢心得生焉以此也記言迭相陵謂之慢其有旨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鄭氏曰比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鼔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

孔氏曰此經論亂世滅亡之樂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音促速煩志並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同前之慢也鄭註昔殷紂以下皆史記

樂書之文君政荒散民自流亡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遂背公道不可禁止也

橫渠張氏曰鄭衛之音人聞之須起留連光景之意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生雖珍翫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之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曰放之是亦聖人經歷過但聖人不為物所移耳茍未成性則有時能為所移蓋鄭衛之地濵大河沙地土壤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氣薄不費耕耨

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脆怠惰弛慢頽靡其人情既如此則其聲音所感亦同故聞其樂亦使人如此又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

長樂陳氏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内足以發疾外足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全如亡國之慢亦比近於慢而已其政散而無紀其民流而不反樂書

山陰陸氏曰桑間即詩桑中是也其序曰政散民流

而不可止今曰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其濮上之音與

論語曰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此言有守者不至於是矣

慶源輔氏曰五音應五事陵慢則滅亡無日矣故鄭衛之音幾於慢而未至於慢也夫至於形於聲音者如此則反之豈易事哉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曰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政散民流亂國之事也疑

當在亂國之音下國亡矣何有政散民流誣上行私之足言哉呂氏詩記辨之詳矣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序詩者引是以為說豈亦誤與

延平黄氏曰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

鄭氏曰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宫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

孔氏曰自此至正也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㫖先王以禮樂教人之意音從聲生聲從心起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比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失則羣物亂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體唯君子能

知極樂之理

橫渠張氏曰樂通倫理者合八音行八風如此得其和也不通倫理安能如此樂欲通天下之和必先盡萬物之理須是無不和故通倫類也論倫無患樂之情與萬類皆無患方是樂之情和八音行八風猶是其間事之小者自天地鬼神萬物之類無不盡其理所以作之而神人和鳥獸感通倫類是也

延平周氏曰大而天地細而秋毫莫不有倫理也唯

樂為能宣之樂者豈特聲音而已故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則異於衆庶衆庶知音而不知樂則異於君子雖然君子之知樂亦未嘗不始於聲音

長樂陳氏曰樂為音之藴音為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音不足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人心樂者心之動是也盖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為

樂論倫無患以為情近而親踈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閒蓋將載道而與之俱往来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則樂者比五聲八音而成之者也君子仁足以盡性術知足

以通倫理其於知樂也何有
延平黄氏曰倫理之於人同有於性同生於心然而無樂為之和同則至於乖絶無樂為之感通則至於湮塞君臣上下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聽之莫不和親則不至乎乖絶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則不至乎湮塞禽獸有聞而無知有情而無文故不知音衆庶有知而無德有文而無寔故不知樂

嚴陵方氏曰倫言人倫理言物理若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所謂通人倫也若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所謂通物理也君子則通於道者也故唯君子為能知樂焉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音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

者也
清江劉氏曰所謂君子知樂者知其通倫理也知其扶性飾情而反之正也知其創業象功移風易俗也
慶源輔氏曰樂者通倫理者也蓋有序而後和和則其序不紊矣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至繹如也以成君子盡人道者也衆庶則有所虧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金華邵氏曰倫倫類也理條理也曰心曰聲曰音曰樂名雖不同倫理未嘗不相通為一故心與聲通聲與音通音與樂通極其終則樂又未嘗不與理通禽獸知單出之聲而不知成文之音衆庶知成文之音而不知比音之樂此皆不通倫理者也唯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

新安王氏曰領父子君臣之節形貴賤長幼之理樂之通倫也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樂之通理也樂

不通倫其能使祖考来格虞賓在位乎樂不通理其能使百獸率舞鳳凰来儀乎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知樂則幾於禮者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

孔氏曰音由聲生樂由音生政由樂生政善樂和音

聲皆善治道備矣

黄氏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此辨之樂之作非徒然而起咸取國風雅頌四詩為本先有歌詩後乃從而為樂故古之審樂辨於詩者多矣若全舍詩言而辨五聲八音者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聞師曠吹律云南風不競知楚師無功及伶州鳩辨鐘聲之摦理猶未當蓋辨音聲之能者唯知其吉凶之徵兆也若政之善惡不

辨詩言而唯在聲音則夫子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及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此之時魯政日衰而惡聲不見於雅頌之樂哉以此詳之辨於聲則微而辨於詩者多矣葢魯國樂師方失雅頌至夫子歸而正之俾聲依其永律和其聲則雅頌之樂復正矣儻聲音之旨不係於詩則奏鄭衛之樂而歌關雎之詩為亡國之音哉奏周南之樂而歌桑中之什為治世之音哉非通論也言五聲

應君臣民事物者乃御瞽察聲之上下得失之徵應耳觀註文正義之旨言樂不本四詩誠為未當故云知音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樂而知政也詳其義如今之琴也小人聞之但知琴之音而不辨其辭旨唯君子能知其音而辨其詩可知政也明矣

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音樂之輿故審聲之清濁則知音之高下審音之高下則知樂之和否審樂之和

否則知政之得失而治道備矣大司樂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五聲所以成八音審聲以知音也八音所以節舞而合樂審音以知樂也幽足以致鬼神示明足以和邦國内足以諧萬民外足以安賓客遠足以說遠人微足以作動物是則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豈外是與凡物皆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知音必自聲始知樂必自音始禮主節樂主

和和勝則流有以節之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流湎以
忘本其於禮也亦何嘗遠之有且幾者近而不遠之
辭知樂之情則樂常幾於禮而未嘗遠禮自迹求之
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箎以道德音之音然後鐘磬
竽瑟以和之旄狄以舞之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
得齊焉施之祭祀所以獻酬交酢也施之饗燕所以
官序貴賤得其宜也施之鄉射所以示後世有尊卑

長幼之序也然則樂之所和禮之所節未始不行於其間曷甞不幾於禮與揚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禮為德之容樂為德之華所謂德者禮樂皆得於身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聲雜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麤以致精故每言審焉審聲以知音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審音以知樂故不知音者不可與

言樂夫以天地之形言之則樂隆於禮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禮深於樂所謂知音者知其禮而已故言知樂則幾於禮也何以言之樂由陽来而陽為春夏之作長作長所以動而即事禮由陰作而陰為秋冬之斂藏斂藏所以静而入道故也王氏謂見形則知剛强之勝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强是矣雖然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非春夏之作長亦無以致秋冬之斂藏苟不知樂亦何以幾於禮乎

馬氏曰唯君子為能知樂故由聲以至於知音由音以至於知樂由樂以至於知政而為治之道無以易此矣禮樂有相通之理禮者中也樂者和也中以和為用和以中為體故知樂則可以幾於禮幾者近而未至之辭夔之達於樂而未達於禮所謂幾於禮者也至於禮樂皆得則不特幾於禮而已凡禮樂之情文皆有以得之得者對失之辭禮樂之道非淺聞單見之所能知故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知之者寡而

不知者衆則是天下皆失而我獨得之故曰德者得也

延平黄氏曰聲變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樂政者樂之安樂怨怒中淫恭慢之所自作故審樂以知政樂與禮同出乎仁義之實禮之實節文仁義之成樂則樂其成而已然而樂之和已有節文在其中焉子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以其樂為主不得謂之禮耳故曰知樂則幾於禮心徹而

為智智徹而為德偏得樂則和而有所流偏得禮則中而有所倚非所謂有德

山陰陸氏曰得其一而已德不足言也既得之又失之不得為德也

李氏曰樂由陽来禮自陰作故禮樂者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是以方其以禮為體也必以樂為文方其以樂為體也必以禮為用故子曰不能樂於禮素言禮必以樂為文也周官曰以樂禮教和言

樂必以禮為質也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偏矣夫唯知禮故幾於樂知樂故幾於禮此自樂言之故曰知樂則幾於禮矣

慶源輔氏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順而下之自源以尋流也審樂以知政逆而上之自末以反本也審始形之聲以知他日之樂審已成之樂以知前日之政如表裏形影之不誣也則治道悉矣樂通倫理故知樂則幾於禮禮者理也然知之而已故曰幾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禮樂不備不可謂之成人

金華邵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其為志微噍殺之音審嘽緩之聲則知其為寛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興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則知滛樂興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

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之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之乖若此之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吾能自知音以至於知政倫理貫通則於為治音樂不敢缺一苟一有缺則聲與音音與樂必形見於此矣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苟能知樂則於禮為幾蓋禮者理也樂通倫理故於禮為幾論至於此則禮樂豈二理哉

禮記集說卷九十一

禮記集說卷九十二

宋 衛湜 撰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鄭氏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

腥魚為俎實不臑熟之大羮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

孔氏曰樂之隆盛在移風易俗非崇鍾鼓之音食饗之禮謂宗廟祫祭在於孝敬非在致美味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也朱弦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此云朱弦明練之可知也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兩頭孔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

遲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其質素初壹倡之時但有三人贊歎之言歎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音人念之不忘也此還上樂之隆非極音也大饗之禮案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鄭知大饗為祫祭宗廟也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腥生也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薦血腥之時至薦熟之時皆烹之而熟魚則始末不烹故云俎腥魚并肉湆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雖然有遺餘之味

人愛之不忘也此覆上食饗之禮非致味也

張氏曰樂之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鍾鼓之音禮之盛本在安上治民非崇玉帛至味清廟之瑟言樂盛非用極音大饗即食饗也變食言大崇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也此言禮盛不在至味先王制禮作樂本是教訓曉民平於好惡之理使去惡歸善不為口腹耳目之欲令反歸人之正道也

長樂陳氏曰德為禮樂之本禮樂為德之文樂之隆

在德不在音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為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禮之隆歟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蓋盡其肆而酌獻焉則以祼猶生事之有饗也盡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食也饗以陽為主而其祭為禘食以陰為主

而其祭為祫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為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饒富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尚玄酒俎尚腥魚豆尚大羮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為禮貴本始以示之使人知禮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也且所無遺味于左傳所謂大羮不致此也樂書

清江劉氏曰此皆言貴其本而忘其末也遺者忘也棄也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饗之禮美其敬

而忘其味凡樂以音為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於音也意不主於音是故朱弦疏越乃可尚也凡食饗以味為之文而反忘味焉意不主於味也意不主於味是故玄酒大羹乃可尚也主於音則不能遺音不能遺音則雖煩響淫聲有不足矣主於味則不能遺味不能遺味則雖大牢庶羞有不足矣故孔子曰禮樂云

延平黄氏曰極音致味以物為音為味也朱弦之有

遺音玄酒之有遺味以德為音為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內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弦之濁疏越之遲三嘆之希玄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羮之淡足以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禮樂也務使人以理而後動以節而後作

嚴陵方氏曰以樂之隆非極音則凡音之所極者皆樂之殺耳以饗之大非致味則凡味之所致者皆饗

之小耳極音則無遺音致味則無遺味矣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升而在上則隆之故也瑟堂上之樂君子之所御此清廟之詩所以必播之於瑟也朱弦疏越皆非極音之義倡必有和歌之常也於此則歎之而不和者以言之不足故也是所以有遺音歟大羹以其不和故足為大也於玄酒言尚則知腥魚大羹皆在所尚矣於腥魚言俎則知玄酒之在尊大羹之在豆矣於大羹言不和則知玄酒之不厚腥

魚之不熟矣是互相備也有所遺則為不盡矣極與致一也互言之耳前曰食饗後曰大饗又何也饗雖以食為下亦未嘗無食故以食言之然饗之類不一且嫌其非大也故又以大言之

延平周氏曰傳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是故清廟之瑟有遺音者貴其未發之音也所謂未發者無音之音也大饗之禮

有遺味者貴其未呈之味也所謂未呈者無味之味也

山陰陸氏曰一倡而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於是為至遺猶忘也言造其極者忘其粗也遺音與味其於禮樂可謂眞得矣

新安朱氏曰一倡三歎盖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為三歎息非也

慶源輔氏曰三歎謂聞者歎其有遺音也有遺音言

弗盡其音也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於此有所遺則於彼有所盡矣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得而謂之德者豈自外來哉得之於我而非强探力索始可謂德耳是以樂之隆雖鍾鼓管磬干戚羽籥莫不具陳而非得乎樂者故非極音食饗之禮雖籩豆簠簋醴薦饔餼莫不畢備而非得乎禮者故非致味至文王清廟之瑟聲濁而遲倡者一而歎者三其音葢有遺矣而後世必貴焉者

以文王之瑟有得於樂故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大饗之禮玄酒腥魚大羮其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重焉者以大饗之禮有得於禮故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然則禮樂之理豈假於外亦貴其自得於吾身而已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鄭氏曰教之使知好惡也

孔氏曰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黄氏曰禮樂之制所以平天下之情欲俾各知其分而不萌好惡之心者也洪範云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皆節其好惡之心爲王道者也若禮樂失制則王道不行而好惡無節矣譬諸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名器失制則小人者

不責己愚但心惡其負而好其乘也是故強脅弱衆暴寡奔競無極為大亂之道也若禮樂明備則君子在位小人自知其愚不求僥倖之乘而甘乎負矣如斯則是好惡有節而反人道之正也

長樂陳氏曰作好則失仁作惡則失義故平其好所以反之仁平其惡所以反之義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反仁與義者反人道之正也周官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所謂防民

之情偽者平好惡也教之中和者反人道之正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好能惡是為人道之正矣

馬氏曰先王之制禮樂也不知者以為極口腹耳目之欲極口腹耳目之欲從其小體而已先王之為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平之使中其節也反人道之正則非強其所無也使之復其性之本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好惡本無不正也蔽於私奪於氣則不得其平而失其正矣禮所以防其私樂所以平其氣也

金華應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何往而非正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何往而非平乖戾而失其平則和德喪偏倚而失其正則中德虧乎其好惡則得其和反人道之正則得其中平者固所以趨乎和正者固所以趨乎中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惟平則正矣正則中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

鄭氏曰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性也

孔氏曰自此至道也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爲大亂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也外物旣來每一物來則心知之會意則好愛之不會意則嫌惡之是好惡形也

好惡恣已之情是無節於內所欲之事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自反而禁止則天性滅絶矣

河南程氏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横渠張氏曰謂天性静則何常静謂之動則何常動天性難專以静言無物非天性静也感之而動氣之性也何謂氣之性人須氣以生其性即氣之性也感

者必待有物則有所感無物則何所起喜怒好惡去取莫非因物而有知知猶言能知能知其知則好惡形焉

長樂陳氏曰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厚也有不為天之性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而有遷也有不為性之欲乎史遷以性之動為性之順誤矣夫道有君子必有小人性有善必有惡知惻隱之為仁羞惡之為義是非之為知辭讓之為禮此知性之本也知

耳之欲聲目之欲色鼻之欲臭口之欲味此知性之欲也知性之本循而充之為君子知性之欲循而充之為小人樂書

嚴陵方氏曰性稟於天靜而無欲物自外至而入吾可知之域得所欲則在所好非所欲則在所惡而好惡形焉知知者知其所知也然心知其為好而好之知其為惡而惡之所謂好惡特未定也知誘於外則逐物逐物則不能反躬泥於人為而天理滅矣

馬氏曰人生而靜則無知也物之至然後知之順其心則好逆其心則惡好惡無節於内則在内之志誘於在外之物不能反躬以復其性之本而天理於是滅矣然則所謂知者非眞知也所謂欲者非可欲也所謂動者非動而中節也所知非眞知則所欲非可欲也欲非可欲則其動亦不能中其節也

延平周氏曰靜則為性性則情之未發者也動則為情情則性之已發者也

山陰陸氏曰物至而知所謂知則所謂真者鑒而好惡形矣列子曰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廬陵胡氏曰欲情也董生曰情者人之欲也禮運云喜怒哀樂愛惡欲謂之七情易取於艮其背者背則不見可欲也知知知所知者多也人病以多知為雜理猶道也鄭謂理情也案易説卦云窮理盡性則理性各別

新安朱氏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人生而靜以上

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説性不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説是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

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黙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　又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葢人受天

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　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

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内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

延平黄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靜而中者性之正也動而和者情之正也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無中為之主故也莊子曰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夫用無涯之知應無窮之感生無節之好惡則天理滅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能反躬而誘於外為樂此天理所以滅也

廣漢張氏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

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　又曰反躬之義深矣好惡無節於内則知為物誘心不宰而情徇於物矣故貴於反躬為反躬而求之則夫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慶源輔氏曰因上禮樂教民平好惡故此推人好惡所由生反躬謂反之於心也變性言理善言性也滅

謂湮滅之實未嘗忘也

金華邵氏曰感物而動性始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耳率性之謂道從何出哉孔子曰我欲仁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果情欲逸欲之謂乎所謂物者亦豈外物哉感君臣而敬感父子而親之類耳然性非自能有欲也物至於吾前吾之知足以知之故所喜則好所惡則惡其欲遂形欲雖形矣當此之時乃邪正未分之時

苟作好惡無節於内而吾之知又為物誘於外則流蕩忘反而天理滅矣天理即人道之正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鄭氏曰窮人欲言無所不為

孔氏曰物既衆多感人無有窮已所好所惡無有法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静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之欲也知者欺詐愚人勇者困苦怯者疾病者心所嫌惡不收養之老幼孤獨無有哀矜者故不得其所也

横渠張氏曰窮人欲則心無虚須立天理人心者人欲道心者天理窮人欲則滅天理既無人欲則天理

自明明則可至於精微謂之危則在以禮制心　又曰滅天理而窮人欲今當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長樂陳氏曰天理滅則人之良心亡矣彼生於其心者安得無悖逆詐偽者乎人欲窮則人之美行喪矣彼發於其事者安得無淫佚作亂之事者乎夫然則弱者無所恃而為強者之所脅寡者無所附而為衆者之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為知者之所詐怯者無所

立而為勇者之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非大治之道也豈足以同民心哉自好惡無節於内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詐偽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樂刑政獨可已乎樂書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謂其蔽於物則我亦物也我亦物

則以物而交物者也以物而交物則天理所以滅而人欲所以窮也天理滅人欲窮大亂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物之感人自外入而無窮人之好惡由中出而無節則非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者矣故曰物至而人化物也人為物所化則滅自然之天理窮使然之人欲而不反矣天下之亂莫大於此故曰大亂之道

馬氏曰君子為能役物物至而化者是役於物者也

李氏曰夫役於物則失其精義逐於物則喪其利用而化於物者言其成於漸也孟子曰交於物傳曰習於性成夫人之於物也始於交至於化而終於成夫物有外有內得於內者內物也動於外者外物也能無失其良心則不汩其內物擾其常心則不動於外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內物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謂外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言內之物交乎外之物也夫所謂不能反躬者

含其常心也好惡無節於内者失其良心也

新安朱氏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　又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返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窮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

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彛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習染已深雖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膈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

慶源輔氏曰是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天下固未有大於心者自強者脅弱至孤獨

不得其所皆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反此則天理

也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

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鄭氏曰人為之節言為作法度以遏其欲也男二十

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也射鄉大射鄉飲酒也

孔氏曰人為猶為人也言制禮樂為人作法節也食

饗饗食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

張氏曰言制禮樂以節於人衰麻以下並是陳禮樂節人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居喪以哀為主其發於衣服容體則斬衰三升而其貌若苴至緦麻十五升而去其半容貌可也其發於言語聲音則斬衰唯而不對其哭若往而不反至緦麻議而不及樂所以節喪紀者如此有

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故鍾鼓以聲文事干戚以容武事所以和安樂者如此婦曰昏夫曰姻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朴以戒之定其位有物

課其功有筭使人存爭心於揖讓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隂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諸男如之禮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賔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庸而已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

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正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賔禮也不言軍禮者舉干戚與射以見之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為之節者因人而制為之節也因人之有喪紀也故制為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制為鍾鼓干戚以和之以至昏姻冠笄之於男女射鄉食饗之於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禮所以為之節也樂則所以為之和也總曰為之節者蓋樂

雖和而不流是乃為之所以節也以至别男女正交接亦無非節而已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故謂之喪紀衰麻有重輕之節焉哭泣有多少之節焉於樂舉鍾鼓以見管籥於舞舉干戚以見羽旄安則無危樂則無憂和則可否相濟之謂也和其安則安不至於怠和其樂則樂不至於流昏姻所以别男女之名冠笄所以别男女之服

延平黄氏曰先王為人化物然後制禮樂人莫不有

禮樂之實而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哉及其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偽禮偽樂又從而乘之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思有厚薄禮有隆殺麻所以節其文泣所以節其情新安朱氏曰人為之節言人人皆為之節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制禮樂以為防閑之具則人道正而天理還制為衰麻哭泣則喪紀不失人道之正制為鍾鼓干戚則安樂不失其正昏姻冠笄則男女之

道正射鄉食饗則交接之道正此以上皆明禮樂之意如此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氏曰禮有尊卑上下所以裁節民心樂有宫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之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

長樂陳氏曰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伯樂掌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偽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偽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闕矣禮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政委於不急之務不時用以佐禮樂則王道不備然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

外節内也與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内和外也與書以義制事同意樂書

嚴陵方氏曰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樂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既曰道其志又曰節民心蓋禮達而分定禮達則所

謂道其志也分定則所謂節民心也

馬氏曰禮者齊人之外而亦所以節於中故禮節民心樂者導民之心而亦所以和於外故樂和民聲禮樂者爲治之本也政以行之恐其有所偏也刑以防之防其不帥於禮樂也此與上之言雖不同而其實則一也先王爲治之大要莫出於斯四者故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金華邵氏曰用禮樂者先王之本意閒有不循吾化

而越禮棄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别貴賤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欲禮樂並行斌斌然也

孔氏曰從此以下爲樂論此章凡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爲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同謂上下同聽莫不

和悦也異謂尊卑各别恭敬不等也無所間别故相親有所殊别故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禮樂兼有所以為美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内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二者無偏是禮樂之事也

河南程氏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

斯為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長樂劉氏曰樂和上下所以為同禮別尊卑所以為異同則逺邇欣合故相親異則大小適宜故相敬相親而無節則流蕩而忘返相敬而無節則離析而不通是故合和天下之情以為同者樂之事也責飾萬民之貌以為敬者禮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樂主和而為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焉

禮主别而為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足以相親而不乖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者不可偏勝也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為同而有異焉故樂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為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　樂書

延平黄氏曰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學於仁而薄於

義則親而不尊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治禮樂相勝則相賊相親以其有情相敬以其有分禮樂之同異正也而使之相勝則非禮樂之正矣故情勝分則流分勝情則離樂於内合情禮於外飾貌内外不相勝而後為禮樂之事禮者理也而行禮者義也樂者情也而稱情者文也下文上下和與夫爵舉賢者所謂仁以愛之也貴賤等與夫惡不

肖刑禁暴者所謂義以正之也

嚴陵方氏曰同則有情以相親異則有貌以相敬然能同而不能異則樂勝於禮其和至於流矣能異而不能同則禮勝於樂其體至於離矣禮樂不相勝而無流離之患則能事畢矣故曰禮樂之事也

馬氏曰同則有恩以相愛故相親異則有文以相接故相敬流者無所止離則失其所附禮樂之道貴其並行而不隆於所獨也

新安朱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　又曰嚴而泰和而節

建安真氏曰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轉運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亦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

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物不成禮勝則太嚴而不通人情故離合樂勝則太和而無所限節而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慶源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

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

金華應氏曰同異者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流離者禮樂之偏内合其情而相與定致其親敬外飾其貌而不使偏勝於流離此禮樂之見於事為者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鄭氏曰等階級也

孔氏曰義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文謂聲成文也樂文諧同則上下自和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分别矣用刑罰禁止暴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均平矣用仁以愛民用義以正惡則民治行矣此經凡五事也

張氏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如此則民順理正行矣

長樂劉氏曰禮之為義立於民心則貴賤雖殊而莫敢以為不等也樂之為文同於天下則尊卑雖異而莫敢以為不和也是以用禮樂以尊崇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好也用禮樂以疏遠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惡也好惡著於天下則賢不肖有别而民得遠罪矣故暴於禮樂之俗者必有刑以禁之賢於禮樂之俗者必有爵以旌之仁以愛之謂樂以和其心也義以正之謂禮以方其行也溥天之下莫不如此則民

治行矣

長樂陳氏曰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文于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因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别矣刑以禁暴與衆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

爵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此兼刑以為政何哉曰孔子將為政於衛嘗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為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

也樂書

延平周氏曰合情者樂之事飾貌者禮之事禮之義既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旣同則上下能和有禮有樂所以平好惡故好之著則所好者賢惡之著則所惡者不肖此賢不肖所以别惡之必至於刑故刑以禁不肖好之必至於爵故爵以舉賢有威有福則政之所均自好之至於爵仁以愛之也自惡之至於刑義以正之也如此則民治行矣

嚴陵方氏曰貴賤以位言故曰等上下以情言故曰和於禮言義於樂言文於禮言貴賤於樂言上下互相别也然上言不肖而下言暴者蓋不肖雖為可惡然未至於可刑必至於暴然後有刑以禁之也

馬氏曰禮義立則貴賤等公以七為節侯伯以五為節子男以三為節此等之之迹也樂為同故樂文同則上下和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此和之之類也於禮言義於樂言文言義則有數言文則有情言

文而不言情言義而不言數互文以見意也義者禮之本故言立樂者八音克諧故言同好惡當其實則賢不肖有别自貴賤等以至於政均其為治畧具矣而猶未盡也又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故民治行矣於王道行則止言禮樂刑政而於民治行則不止於禮樂刑政而又益之以仁義者蓋王道備則為治之畧民治行則為治之詳上言政而又言刑此則兼刑以為政者蓋合而言之則政刑一也分而言之則刑

與政異矣

山陰陸氏曰所謂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以禁之又有以舉之是之謂均所謂民治仁義而已非所與論於仁義之外也

李氏曰夫禮之所以為異者以其數也樂之所以為同者以其情也數必存乎義情必見乎文故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樂之道為明為出為愛為變為息而屬乎陽禮之道為幽為入為殺

為化為消而屬乎陰屬乎陽者於人為好於政為爵於治為仁屬乎陰者於人為惡於政為刑於治為義故曰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慶源輔氏曰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同則上下相和同亦和也貴賤有等矣上下相和矣然人之賢不肖終不能無也賢者好之不肖者惡之則賢不肖分别而刑政所由生也刑以禁暴則非作惡也爵

以舉賢則非作好也刑賞不以私意而一循公理則其政均平而無偏陂前止言禮樂刑政之用此又言刑政之所由生也禮樂刑政即是仁義之事後又總言之也如此謂如上所言者也行即達也民治行謂治民之道達於下也

金華邵氏曰此又申言相親相敬之事必有仁義刑政以輔之治不偏於一而後可行於天下猶前言禮樂刑政四達則王道行也夫禮者義之實義既立則

貴賤有等樂者文以五聲文既同則上下無不和然貴賤不徒等必也明其好惡使賢不肖有别上下不徒和必刑爵以禁暴舉賢而使其政均一既有仁以致其愛復有義以正其過如此則治達於下無有壅而不行者然禮樂者治之本而刑政所以輔之㡬金華應氏曰等所以辨異和所以統同好惡者心之取舍也刑爵者政之勸懲也合和其仁也等辨其義也好賢而爵舉之仁也惡不肖而刑禁之義也言禮

樂與政而刑包其中蓋别而言之禮樂亦所以為政也前以刑政輔禮樂而曰王道備言其為治之具也此以仁義别禮樂而曰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静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鄭氏曰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

孔氏曰自此至禮行矣為樂論第二段明禮樂自内

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也樂從心起在心故靜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大樂必易朱弦疏越是也大禮必簡玄酒腥魚是也

張氏曰出猶生也為人在中和有未足故生此樂作猶起也為人在外敬有未足故起此禮

横渠張氏曰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内之説相似蓋孟子方辯道故其言得造深作記者非不知内者據粗淺言之事簡則誠是易從然而後世之禮簡而

至於無矣故必崇禮古人於禮亦為常事故其為之也亦易禮樂簡易亦有此理

長樂劉氏曰樂由中出則復其自然之性所以靜也禮自外作則除其詐偽之心所以文也大樂必易者以言其與上下同樂也大禮必簡者以言其與貴賤同安也

長樂陳氏曰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由中出所以為靜也方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

為文也易言乾之靜專坤之為文如此而已言靜則
知文之為動言文則知靜之為質人之心也靜而與
物辨則在性而質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
始則靜而已及要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
則文而已及原始焉未始不中正以為質也夫乾天
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其德
行常簡以知阻樂作自乎天其来自乎陽其所以著
者在於太始未嘗不與乾同德焉此大樂所以必易

也禮制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於成物未嘗不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大樂之易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由中出則天作之也天無聲無臭所以為靜自外作則地制之也地有剛有柔所以為文基命宥密為無聲之樂此非其靜歟大禮物博而多之為美此非其文歟

延平黄氏曰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

文也禮者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內出於性故靜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者樂之至也易則無險阻故無怨簡則無紛辨故不爭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真理則吾復何為哉此所以揖遜而天下治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先王之制禮樂也豈其私意哉禮制其性之中樂制其情之和而已由性

之中制禮以致其中由情之和作樂以致其和然後天位乎上以生地位乎下以成而人位乎其中以贊之大樂之易大禮之簡天下之理存乎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則成位乎其中矣

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中所謂由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静以其使然故文樂由天作故易此大樂所以有遺音也禮以地制故簡此大禮所

以有遺味也

慶源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形也原其始則樂本於靜論其形則禮必有文靜則必形於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靜而為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

講義曰靜者謂樂未出之初人心未感物之時寂然而已及其為樂則聲音由靜而生耳樂既本靜則當求之於靜矣文者謂威儀三千其始安得有此以其

形於外故有如此之文禮之本不在文則不當求之於文矣是以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天理也而曰禮自外作何哉使禮果自外作荀卿子所謂偽者矣於禮何取曰樂由中而出於外也禮自外作自外而作夫内也外有所為必出於中而有本中有所蘊必作於外而可形學者詳繹出與作之義則思過半矣惟由中而出於外故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姦聲亂

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傲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而其用則靜蓋中之靜形於外亦靜也性自外而作夫內則升降上下周旋裼襲隆殺等威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而其用則文蓋外之文所以作夫中之文也然則禮樂果有內外之辨哉　又曰中出而靜外作而文此禮樂之用也必易必簡又推其本而言之大樂者性之和大禮者性之中以一性之和為樂則和之外

無他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以一性之中為禮則中之外無煩文如大饗之禮豈不簡乎

金華應氏曰樂之和蘊於心由中出者和氣之鬱積充溢而流動於外也禮之敬動於容自外作者威儀之周旋設飾而矯揉於內也靜者言樂止其所雖鏗鏘備舉而中之純一者不可散也文者言禮備其節雖莊敬純實而外之設飾不可略也蓋樂和而易於流故雖動而必主乎靜禮嚴而易以倦故雖質而必

飾以文四肢百體皆由順正樂之静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文也樂出於虚愈出而愈静禮飾其實愈飾則愈文此所以不同易以心言簡以事言心和則易而順事敬則簡而略大猶重也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鄭氏曰至猶達也行也賓服賓協也試用也

孔氏曰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禮行於民由於謙故不爭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曰禮樂之謂也暴民凶暴之民不作不動作也天子如此則禮行者言天子若能使海内如此則是禮道興行也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

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為同禮以脩外為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故經言樂則曰瞻其顏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曰內諧而外無怨也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至可知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則禮不至可知暴民不作於下諸侯賔服於上大則兵革不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有

所謂和天子不怒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達矣父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長幼天倫也有以明其序敬四海之內則立愛自親始而民睦立敬自長始而民順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而禮無不行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故其序如此此皆和之

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内豈有相慢易者哉故曰以敬四海之内言四海之内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山陰陸氏曰樂至則無怨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也禮至則不爭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也天子不怒當曰天下不怒以天子言禮以天下言樂相

備也以敬四海之内所謂予視天下匹夫匹婦能勝予是也

廬陵胡氏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此明堯舜之揖讓異乎後世之戰爭禮至樂至謂躬行之至此云樂達禮行謂施乎天下之盛

慶源輔氏曰至可以兼達與行達與行不足以盡至之義也唯至故可以達可以行亂世之音怨以怒則樂亦有怨者也然非樂之至滕薛爭長子産爭承則

禮亦有爭者也然非禮之至極禮樂之至則堯舜之事是也固不可分別而言之矣故曰其極一也樂達言其終也禮行言其始也樂欲達之於下故以天下言樂禮欲率之於上故以天子言禮陸氏之說善矣然亦非相備而已

金華應氏曰四海之内一句恐在合字上

禮記集說卷九十二